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和我一样孤独 / 郑非凡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610-925-0

I. 青... II. 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6216 号

青春和我一样孤独

郑非凡 著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9

版 次 /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10-925-0/I·183

定 价 / 2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代序

写作是一种对自己的陪伴

对小说，我是个没有多少想法的人。写一篇小说之前，我很少酝酿，只是恍惚地觉得有种感觉需要说出来了，就开始动手。从小我就比较喜欢让自己自由自在，稍有空闲便东想西想，满脑子都是不着边际的念头。我懒得兑现那些念头，因为仅仅是想，已经足够令我愉快了。我还常常在读一本书的间隙停顿下来，把书中的人物命运朝另一个方向去想象，这可能是我后来自己写小说的起因。我想，很多作者可能和我一样。

人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真是过于寂寞，而小说则可以让人们得以进入别人的时间和空间。当然在现实里，我们也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可是这终究是件累人而且容易犯错的事。在小说里一切会变得不同，那些想象中的故事不会缠住我们不放。只要一写完，作者就解脱了。写作有时候真的是一种陪伴，让一颗颗敏感而脆弱的心在茫茫的途中，总是想发现有人和自己走在一起，有着同样的喜悦和近似的忧伤。

《青春和我一样孤独》就是这样一篇让我有时候会产生同样感觉的小说。写它的作者是一个小女孩，叫郑非凡。我最早注意到她是因为王小枪的推荐；后来看了她贴在博客里的文章，渐渐开始喜欢；到最后我们互相加了链接，也成了网络世界里的朋

友。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她还不到 18 岁，很惊讶。或许，她是我认识的年龄最小的朋友了吧。

说实话，我并没有怎么看过时下很流行的青春小说，但我约莫知道郑非凡和她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现代女孩的大致类型。在各个城市，在形形色色的大街上，学校、书店和商场里，她们永远是最鲜亮的一族，因为年轻，因为没有包袱，因为自身条件好，更因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回想起我的同龄人，他们在各种际遇里浮沉，遭遇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经历与故事。我还没法把握她们和现在这些八十年代末期出生的小孩的区别，却对她们的生活和经历、尤其是文学创作抱有兴趣，说不清这是为了什么。拿《青春和我一样孤独》来说，里面的每个人可能在作者的记忆中就是这样子存在过，这样子出现过，她们让人注目，或者她们的脸上还带着受过伤的痕迹，她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仍在徘徊的朋友，她和这些朋友们总是亲密相连，她的故事里因此充满真实的爱与联系，以及她能发现却一样困惑的、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身处其中随处能发现能看到的、也曾亲身经历过的现实。在写作的同时，那些故事和人物在陪伴我们，当他们成形，也许总有一天真会从纸上飘然而去。

我想，可能还没有经历过太多人生沉浮的作者只是希望表达出自己的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并不存在对什么感情和成长进行祭奠，但我相信她们和我一样，记住的是写完它的时候心里的那种释然。但这不能掩盖郑非凡的文字，更何况，她还那么年轻，那么小。

赵 波

2006 年 10 月 30 日，北京

青 春 和 我 一 样



第一章

高考完的盛夏，太阳似乎永远挂在头顶，白茫茫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铺天盖地而来，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纯粹的白色。

我跟在季寒身边，手心沁出微微的汗。

那种濡湿微热的感觉，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他侧过脸，嘴角上扬，眉毛一挑，语声很轻：“林燃，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拼命地摇头。

下一秒，季寒牵起了我的手：“那就快走吧！”

事实上，我真的很害怕，但是害怕里夹杂着兴奋，让人情不自禁战栗的兴奋。

我和季寒认识那天，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 * *

高二刚开学时，一次晚自习下课后，我在教室逗留的时间长了点，平时一起回家的同学早早离开我也没看见。到最后，就有我一个人骑着车，从学校旁边的巷子穿过去。

巷子很长，没有路灯，只有微弱的光从门窗的缝隙中透出

来。淡黄的光溶进更深的黑里，连影子都没有。但是走得习惯了，对黑暗已经麻木的我并不害怕。

骑到转角的地方，忽然听见附近有嘈杂的声音——

有同学曾经和我说过，那边靠近城墙角，治安乱得很，常常有在外混的人聚集起来打架。

班上一度流行古惑仔的电影，说起这话的时候，那同学嘴角虽有不屑，对于口中的陈浩南、山鸡什么的，目光闪动中，满是向往。

我现在，是不是就是碰上了这种情况？

那么，我该悄无声息地避开才好吧。

我刚准备原路返回，有束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照出来，落到他们身上，让我看见其中一个修长的身影上显眼的学校校服。

一下子我叫了出来。

虽然声音很轻，但在这没有车来车往的安静巷子里，还是被听见了。

正准备加快骑车速度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晚了。

糟糕……

背上涔涔的冷汗尚不足以说明我此时的后悔和害怕，同时却又有些让我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兴奋夹杂在其中。

手电的光芒中，我看见站在对面那个穿着校服的男生。毫无疑问，他真是好看得一塌糊涂。即使穿着被同学们公认超级难看的校服，他浑身上下依旧散发着异样的光彩。

光线朦胧，他的眼睛却很深很亮。

好像夜晚的星辰。

其实对于这些所谓“在外面混”的人，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

但现在，我还是轻轻皱了皱眉。

咬住下唇，我不做声，就这样默默地望着他。表面上看似镇定，心里其实忐忑不安，因为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有怎样的命运。

那男生看着我，目光渐渐下移，最后落在我胸口别着的校徽上。

“原来是同学。”他轻哂一声，朝身后比了个手势要其他人让开。

没想到脱身是这样轻易，我垂下头小声说“谢谢”，转身就要离开。

他一伸手拦住我，稍稍弯下腰，附在我耳边说：“我叫季寒，记住这个名字。”他呼出的热气飘在我的耳廓上，一圈一圈地互相摩挲着，隐约升起略微的热量。

夏末的夜晚，我的心猛烈地跳着，用着从未有过的速度，跳着。

热气打着旋从心底升腾起来，渐渐泛滥，最后席卷全身的每一处血管。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感觉，第一次觉得头脑里的词汇是这样贫乏。

既害怕，又兴奋。

难以形容。

* * *

隔日中午，黎好同我手挽着手去学校食堂吃饭。

食堂里人满为患，我讨厌拥挤，又不得不同一大帮人抢那些食物。真奇怪，不论在哪个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似乎都谈不上好吃，可是学生们依旧趋之若鹜。我记得曾经在网看到一篇文章，就说的是食堂，当时可把我和黎好笑得差点断气。

但现在，僧多粥少也是事实，排队秩序乱更是事实。

力气大点的同学一个劲地朝前挤着，根本不在乎其他学生。

当我好不容易端出一碗汤，小心翼翼保持平衡的时候，被身后的推搡的人群撞了一下。滚烫的汤泼溅出来，全洒在我裸露在外的手臂上。

“啊！”我轻呼一声，向手臂看去。目光所及之处，已经略微红肿起来。从皮肤开始，连心底都仿佛火辣辣地疼。

而黎好在一旁不知所措。

“让开！”

一声明亮的叫声响起，带着十足的命令的口气，周围的人群竟然乖乖地散开。

我还没看清是谁，手腕已经被抓住，把我朝食堂入口的地方带去。

到了水管前站定，我才发现，抓住我的人是季寒。

“是你？”

“还认得我啊。”他淡淡地说了句，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起一抹略带嘲讽的笑，“你不想让伤口更严重，就先用水冲冲。”

没时间对现在的情况发出疑问，我拧开水龙头，让冰凉的自来水在我的手臂上刷刷地冲着。

季寒在我身边站了一会，说：“我去去就回。”没等我回应，他已经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黎好过了好半晌才敢走到我身边，担忧地看着我，问道：“林燃……你没事吧？”

我朝她微笑着安抚她：“没事，只是轻伤罢了。”说完才发现，季寒已经回来，正站在黎好的身后。

“过几分钟用蛋清涂涂，然后再去医院吧。”他说着递过来几枚鸡蛋。

黎好被他的突然开口吓得脸色泛白，躲到我身后。

待我接过鸡蛋，季寒一转身，走了。

我看了看表，过了快二十分钟。关上水龙头，我把鸡蛋在碗里敲破，用蛋清涂抹着手臂。

黎好在我身边似乎欲言又止，磨蹭了许久，最后还是迟疑着问：“林燃，你怎么会认得他？”

他？是指季寒吗？我不动声色地回问：“你是说季寒？”

她点头，张大双眼看着我。

我却摇头：“不，我不认得他。”

我只知道他是季寒。

最多最多，我们也只见过两面。

我问黎好：“他是什么人？”

她蹙起好看的眉毛：“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听人提起过，像是什么不得了的人。”

我失笑道：“不得了的人？和我们有关系吗？你那么害怕做什么？”心里，却想起初次见到他的那个晚上——昏暗而狭长的小巷，破旧的房屋，手电光，聚集在一起的少年——我的害怕并不比她少，甚至还要多得多。

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她只能又羞又恼地叫出来，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大家都这样说嘛，反正……反正就是惹不起的人啦！”

我点点头：“这个我倒是同意。”

换做任何一个人，在经历过昨天晚上的情形之后，也会像我这样吧。

季寒并非和我同一个世界的人，这一点，我清楚地知道。

“不过，听说他很厉害呢！”这时候黎好又换上了崇拜的语气，眼里也开始闪烁着神往的光芒，“而且他长得好帅啊！”

我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毫不留情地将一盆冷水泼下去：“只是，你连面对面和他站着都不敢。”

季寒一开口，她居然吓得要躲在我身后，想到那场景我就觉得滑稽。

“什么嘛！”黎好嗔道。在看出我眼里的笑意之后，她才明白我是在捉弄她。

她叹了口气：“不是歌德都说过，哪个少女不怀春？”

我明白，帅哥永远能吸引最多女孩子的目光。

就像，明朝和徐成毅。

* * *

明朝家和徐成毅家都同我家在一幢楼里，楼上楼下，邻里之间。

从小我便与他们玩在一块，渗透进彼此的生活太深，感情自然是十分要好的。

昨天晚上，听我说了那件事之后，两个人即刻紧张起来。

明朝说：“硬要我们不等你，看，这下可好了吧？下次就不要

拒绝和我们一起走了吧。”

徐成毅拍拍我的脑袋，手停下时又揉一揉，笑得无奈：“是啊，小燃，吃到苦头了，该听话了。”

“可是……”拒绝的话，现在的我的确说不出口。

唉，谁能明白我的心情？

两个人一起要求我从此以后放学和他们一块走，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被迫点头。

所以此时我还没到校门口，就远远看见那两个如同发着光的身影。连黎好也常常说我这个人何德何能，或者上辈子积了怎样的福，才能够拥有这样两个出色的青梅竹马的密友。

是啊，青梅竹马。

有些人，天生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就像季寒，他甚至比他们更加耀眼。

“等很久了吗？”我走过去，仰起脸问他们。

唉，脖子好累，你们没事长那么高做什么？

可个子如果不高的话……我脑袋里出现和我同样高度的明朝、徐成毅，心里突然有些发寒。要是长我这个高度，他们可是终极残废啊，还是不要的好。

他们异口同声：“没有。”

明朝敲敲我的额头，徐成毅揉揉我的头发，态度是如出一辙地自然而亲昵。

我笑了起来：“那走吧。”

回头时，正好撞上几个女生的目光。锐利，像锋芒在背，隐隐灼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在学校和他们走得太近的原因。他们俩过于出色，光芒四射，拥有大量的粉丝。而渺小的我，说起来，

也不过是个成绩不错的听话的学生。

今天，我们走了另一条路。其实从学校回家的路有好几条，只不过因为那条巷子距离最短，我比较喜欢罢了。

路灯一盏接一盏地同我们擦身而过，所有的行人仿佛在光影中穿行。

黑白交接，有点老照片的感觉。

晚间的风从脸庞上拂过，刚才的感觉一扫而光。

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无意中偏过头，我竟又看见季寒。他斜跨在一辆摩托车上，单脚支地，神情间满是桀骜。风把他的黑发吹得有些乱，可是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好看。

明朝察觉到我的视线，跟着望了过去，看见季寒的时候，他的眉紧紧拧住：“小燃你认识他？”语气里是满满的不可思议。

咦？为什么会这么惊讶？

我回过头，瞟了眼明朝，对他实话实说：“他就是昨天晚上那些人里的一个……”没说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我是因为季寒的关系才能够安全脱身。

身边的两个男生对视一眼，徐成毅同样惊讶地脱口而出：“原来是真的！”

没听懂他的话，我摸不着头脑地问：“什么是真的？”

灯影交错间，我只看见他对着我笑：“小燃，这些东西，你别问。以后见着他，要走得远远的，尽量绕开点走。”

我撇嘴，有这个必要么？如果我告诉他们，不久前我被季寒“救”了一次，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就没什么原因？”

明朝温和的声音响起：“他是个危险的人……而我们，希望

你永远也不要再有危险。”他说话的时候望着我，一眨不眨，那双温润的眸子里全是诚挚。

我再说不出什么话，我知道，他们俩是真心实意地对我好。

* * *

接下来的日子平常得一如既往，一个学期，转瞬即逝。

快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家都忙碌得要死，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一般的，考个好成绩，肯定能够让自己的假期过得快乐得多。因此，连带着学校里气氛都紧张起来。每个人都是脚步匆匆，脸上都带着因为课业操劳出来的疲惫。

如果，没有高考就好了。

大概每个人都对发明出考试的人恨得牙痒痒。

可是这是学生生涯必经的过程，没有人逃得开。

我也不例外，课间休息是我享受的时光，走出教室透一透气，就是放松。

黎好站在我身边，用手搭起斗篷望着远处：“林燃，你看那边，正在修的那栋白色的房子。”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果然立着一幢还未建好的楼房。墙壁刷成白色，窗口像一个个巨大的黑洞，像是能够把人吞噬。楼很高，层数我数了几次，因为眼花放弃了。

“有什么好看的？”看得我眼花。

“是没什么。”黎好收回目光，“不过半年前那房子就在修了，到今天还是这样。不知道等我们高考完了，那房子能不能修好？”

“你真是爱操心。”我笑起来，捏捏她光洁的脸，“不过这点

呀，可是做贤妻良母的首要条件。”

她白我一眼：“不和你说了。”脸却微微泛红。

我心里一咯噔，黎好这个样子，是不是说明，她已经有了那个可以让她做贤妻良母的人了？

这下耳边倒清静起来，我的目光在楼下的校园广场上逡巡。

梧桐树光秃秃的枝干上只零星地挂着几片叶子，冬天，学校的花坛也显得沉寂。我居然再次看见季寒，他正一个人坐在广场中心的雕塑旁边。很随意的坐姿，却一点也不难看。人比人，真是要气死人呢。如果是我，坐着的时候肯定要小心，虽然并不算胖，但小肚子那儿坐着的时候总会突出一块肉，叫人懊恼不已。

胡思乱想着，上课铃响了。

我正要进教室的时候，似乎看见季寒朝这边望了一眼。

是错觉吧。

下午忽然变天，早上还很明朗的天色变得暗沉，灰蒙蒙的。北风一阵阵地吹，树影在风中瑟缩着。不多时，就“哗哗哗”下起暴雨来。冬天居然也下暴雨，奇怪的天气，同学们开始嘟囔天气预报的不准确。

班主任走进教室，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表：“今天把选文理科的表格发下去，大家要认真填写，不确定的就问家长。最后再让家长签个字，明天交上来。”

班长从他手里接过表格，一张张发给我们。

我撑着下巴，打量着手里的选科表。

身后黎好戳了戳我，小声问：“哎，林燃，你选文选理？”

“应该是理吧。”其实我主要是语数外三门好，理科和文科的分界并不明显，现在也是随口说说。

“啊？”她失望地叹道，“我大概要选文呢，我们要分开了。”

我笑着安慰她：“还没确定呢，说不定我就选了文呢？”

心里拿不定主意，天平的两端重量几乎相等。

下午下课照例和黎好一块去食堂吃饭，走在路上我才发现自己忘记拿钱包了。我的饭卡向来就放在钱包里，方便自己。

我这叫什么记性，真是！

“我拿了再去找你！”对黎好说完，我就冲进雨里。我们俩只有一把伞，要是让她陪着我去拿钱包，再回食堂只怕剩不下什么菜了。

刚冲到教学楼一楼，我正庆幸着已经到了的时候，身旁传来略微带着点嘲讽的说话声。

“你习惯下雨天不打伞？”

我回过头，难怪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原来又是季寒。

他正靠墙站着，一身中长的大衣，让他本就挺直的身体显得更加修长。

我耸耸肩：“没办法，我没伞。”

“我刚才看见你和你朋友打着伞出去。”

“是啊。”我回答，“但是我忘带饭卡，只好一个人回来。”

季寒挑起眉：“跟我来。”

他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语气，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十足的压迫感。想要不听他的话，可是脚步无法往别的地方挪动，到最后，我依然只能乖乖地跟在他身后。虽然这样似乎有点对不起关心我的明朝、徐成毅这两位邻居，可是我也没办法。反正，也不是我故意去接近他的。

季寒递给我一把伞，接过来我吃了一惊，因为商标还在上

面，这伞簇新簇新的，分明是才买的。

他自己打了把伞走在前面。

虽然心里满是疑问，可什么也说不出口。

我们两个，掌控者只可能是他吧。

跟着季寒出了校园，我们拐到学校旁边的一条路上。这条路我听说过，全是卖食物的，只是我没什么机会来。借着这个机会，我饶有兴致地东张西望。

“我没想到你对这里这么有兴趣。”季寒戏谑的声音响起。

我突然觉得脸上发烫：“啊，是有兴趣。”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循规蹈矩的我，按照习惯，是只去食堂吃饭的，不论我多么讨厌和人挤，或者那里的饭菜有多么难吃。

他若有所思。

我别开目光，免得尴尬。

“到了，进来吧。”季寒走着走着停了下来，朝右拐进一家店里。

我这才明白，他是要带我来吃饭。

他已经把菜单推了过来：“点菜吧，我请客。”

“无功不受禄。”我想了想，他没有什么道理要请我吃饭。得到什么，就意味着要付出什么。我不是傻瓜，没人会无缘无故对一个人挖心掏肺。

“我只交换你一个问题。”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有这点好处。

“什么问题？”我看着菜单，半晌都不知道该点什么。

菜色很多，看起来也都很可口，但我很少做选择者，所以下不了决定。

季寒笑了笑。我觉得他是在嘲笑，但我没有理会。

他把菜单拿了过去，对旁边的老板熟练地点了一堆菜：“鱼香肉丝、水煮肉片、酸辣包菜、排骨海带汤……”

我瞪大眼：“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

他笑得更欢了：“都是这家店做得比较好吃的菜，也没多少。”

哼，还笑，最好笑到嘴抽筋！

暗暗想着，我突然想起他还没回答我：“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啊。”

“吃了再说。”他递给我一双筷子。

这时候我发现季寒实在是一个极有风度的男生，比如帮我把椅子拉出来，递筷子给我，虽然都是很小的方面，却能看出很多东西。

这顿饭也吃得极香，尽管对面坐着的是我身边的朋友提醒过让我不要接近的人。这几道菜确实美味，而季寒能说善道，总能找出许多有趣的话题。同时我还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让一向自认为自己知道很多东西的我也只能舌头打结。

“你真厉害！”我喝了一大口水，真心地夸奖他。

季寒只挑起眉微微一笑，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态度，然后慢慢说出他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学文学理？”

“我还在矛盾。”我撑起下巴。

“学理吧。”他靠在椅背上，专注地看着我。

我疑惑着望向他：“为什么？”

我选文选理跟他没关系吧。

季寒一下子站了起来，口气很认真很坚定，似乎我不听从他的话就是罪大恶极：“你一定要学理。”

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再次弯下腰，附在我耳边，声音很轻，呼吸却很重，似曾相识的热气就纠缠在我耳边，暧昧的气息如同阴湿角落的藤蔓一样疯狂地滋长着。

那句话让我瞬间无法言语——

“因为，我对你有兴趣。”

他说完，扬长而去。

我怔怔地坐在那里，心里如一锅热油，不停地翻滚着，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那把新伞摆在我的手边。我转过脸望向外面，店面的玻璃上清晰地映出我的脸。

我的眼睛现在异常地亮。

因为刚才季寒的那句话，我竟然，兴奋不已。